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社會法律事件簿短篇小說創作競賽 首獎——《速偵》

■ 洪永宏*

壹、收案

右手一揚，宋清雨右半邊身軀也跟著划出水面，他抓緊短暫接觸空氣的時機快速吸入一口氣，下潛同時左手接著破水前進。

身為鐵人三項的愛好者，對於自由式的換氣時機早已駕輕就熟，猶如吃飯喝茶一樣輕鬆，然而宋清雨現階段只能依賴身體本能的韌性來維持游泳節奏。

因為沒佩戴防水手錶，他不知道游了多久，然而逐漸感到痠痛的雙臂以及抽筋的左小腿肚在在都顯示自己的體能已趨近極限。

他卻看不見終點。

原本一同從起點出發的上百位競爭對手如今早已超前而失去蹤跡，僅剩狂暴的浪花無情地打壓著他。

（加油！再撐一下就到終點了…）

從下海那瞬間宋清雨就開始自我暗示了，這招曾經有效，不過現在他只覺得是自欺欺人而已，四肢擺動的節奏已經逐漸失去原本的自由意識而逐漸趨向機械般僵化、

* 洪永宏，現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書記官。
喜歡推理，閒暇之餘從事小說創作，希望作品能增添讀者生活樂趣。



漸漸無力…

（靠！）

右腳踝突然抽筋，這讓原本就很累的宋清雨頓時驚慌失措地下沉，苦澀的海水趁機灌入口腔，大量的空氣瞬間從嘴中竄出化為虛幻的泡沫衝向海面。

擁有多年游泳經驗的宋清雨瞬間恢復冷靜，他堅信只要恢復平衡後，身體就能向上漂浮貼近海面，再換氣後他又能繼續這場比賽。

然而事與願違，原以為是腳踝輕微抽筋的徵狀卻從腳踝快速蔓延到小腿肚，接著大腿根部也無法出力！彷彿被什麼東西纏住似地，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從海底緊緊纏住他的雙腿不放。

宋清雨驚恐至極的向下望去，竟然是一隻顏色慘白的章魚腳從漆黑的海底伸出來緊緊纏住大腿不放。他趕緊用雙手想掙脫束縛，但那隻章魚腳上的吸盤宛如在他皮膚上生根似地緊粘著不放。

身軀快速下沉，肺中殘存的空氣也因胸腔開始被章魚腳擠壓，而完全自肺泡中擠出，溺水而死的念頭開始出現在宋清雨的腦海中。

（死得莫名奇妙啊…原來這就是我的人生…）

他逐漸失去意識，而章魚腳纏繞的進度也從胸部快速延伸上頸部，最後到達頭部，此刻他終於看清楚纏住他的不是深海章魚怪，而是用成堆卷證資料所組成的噁心觸手。

成捆的卷宗因為泡在海底而扭曲變形成噁心的紙糊，有些字跡早已破損難以辨識，有些僅能讀出隻字片語，唯一的共通點是這些筆錄字句都帶著不甘與冤屈，

它們從冤有頭、債有主的年代就不停地空耗著，最後變成不管公平正義，一心只想拖別人下去充當爛泥的海底怨靈。



「嘟嘟—嘟嘟—」

「呼哈…」

放置在辦公桌左上角的電話盡責發出來電聲把宋清雨從惡夢中救出來，他從辦公桌猛力彈起，後腦杓差點沒撞上卷櫃。

披肩的長髮凌亂漫佈在宋清雨削瘦的臉龐，而一身冷汗浸濕了兩天沒換的襯衫，雖然身處 28 度的冷氣房，但宋清雨總覺得體感溫度快讓他冷到感冒了。

「喂，哪位？」

「那個宋檢…目前法警室又送來一批卷，現在手頭上大概有十件案子，你有準備要開庭嗎？」

「這樣啊，不然我們五分鐘後下去開。」

「好的，那我先下去準備。」

「妳等等，我晚個十分鐘…喔不…十五分鐘後再下去。」手機傳來老婆大人專屬的鈴聲讓他延遲一次，接踵而來的敲門聲響則再讓開庭時間延後了一次。

「報告檢座，有一件緊急調取通聯記錄的案件想請檢座批核。」

映入眼簾的是位人高馬大、臉色紅潤的魁梧男子，這位頂著小平頭的男子其實是汐止分局的偵查佐陳昌隆，他其實才剛過四十歲生日，但日夜操勞的情況下竟讓他看起來比實際歲數蒼老許多。

「抱歉老陳，等我接個電話。」

「檢座你慢慢來。」陳昌隆堆著笑臉表示不在意，同時把向院方申請調取票的正、副本卷宗悄悄放在桌上，接著緩緩退出辦公室外。

之前幾次合作所培養出來的默契讓宋清雨暗自感激，平時處事作風嚴格律己的他實在不想在辦公的同時接聽私人電話，但他心裡明白自己非得接這通電話不可。

「喂，怎麼了嗎？」

「你還要多久才能回家啊？」

「哎呀親愛的老婆，內勤值班才剛過晚上，其實我也很想回家陪妳和小寶貝啊。」

從手機傳來冷冰冰的質問語氣讓宋清雨內心大喊不妙，他只好採取懷柔政策輕聲安慰老婆林雪芳，但職業病卻讓右手開始翻閱案頭上的那宗卷。

—越南籍外配和她一歲大的小孩不明原因失蹤？

—與先生因感情不睦偶有爭吵，目前已分居半年。

—竟然是失蹤者的同鄉友人至警局報案，資料沒有先生的筆錄內容啊。

「清雨，你到底有沒有在認真聽啊。」

林雪芳高分貝語氣將他的辦案思緒拉回家務事中，宋清雨心虛地回答：「嗯，當然有啊。」

「那你說看看我剛剛講了什麼？」

「那個…」

幾秒鐘的沉默讓宋清雨備感壓力，好不容易對方輕聲嘆了口氣，他明白太座大人算是暫時放過他一馬，然而林雪芳的質問並未終止。

「不是我想無理取鬧，我一個人挺著大肚子在家裡沒人陪，我現在真的、真的不舒服…」



「那要不要我幫妳叫計程車去醫院…」

「不用—」林雪芳高分貝的拒絕聲音打斷宋清雨的好意，「我只要你趕快回家陪我，清雨，你究竟還要多久才能回家？」

「…我現在是真的沒辦法。」

「那我們不用多談了一—」

林雪芳強勢掛掉電話後，手機先是回到夫妻兩人結婚時婚紗照的待機畫面，接著漸漸轉暗。

鮮少被人單方面掛電話的宋清雨雖然被老婆一陣洗臉，然而他不但沒有生氣，反而整顆心像是被灌滿了慚愧。

（這是自己第幾次產檢缺席了？）

他想起上班前林雪芳還刻意提醒下午有個羊膜穿刺的產檢，而下午自己做了什麼？應該是詢問內勤的五件酒駕和兩件毒品案件後，他就繼續埋首於本股的專案之中直到疲累昏睡過去，自己壓根忘記這件事，難怪林雪芳會打電話來抱怨。

（婚前信誓旦旦的種種承諾，如今卻常常因為工作而失信於老婆大人，看來我也變得不像當初的我了。）

其實宋清雨何嘗不是歸心似箭，然而牆上時鐘才顯示剛過九點，至少得先消化完手中那十件內勤案子才有辦法離開。

宋清雨快速瀏覽完調取票的資料，確認沒問題後在卷宗上批示准許，接著才把陳昌隆喊進來。

「老陳，給檢方的副本我交給書記官就好，你就趕快處理這個件案子後好好回家休息吧。」

「唉叻宋檢，這我來跑腿就好了。」

「不用跟我客套，況且我準備要去開庭了。」

「是，那就謝謝檢座，真是麻煩檢座了。」陳昌國拿起卷宗正本後，向宋清雨畢恭畢敬的點頭致意後才緩緩離開辦公室。

打發走偵查佐後，宋清雨從後方置物櫃取出黑底紫領法袍，但他一個恍神卻不小心踢倒腳邊一疊卷，泛白的影印卷宗瞬間如樓塌似地散滿整個辦公空間。

「呔。」

宋清雨看了看影印卷宗—安家樂業連鎖清潔公司大型老鼠會案—就是這數十宗案卷將辦公椅築起一圈圍城禁區，害他剛剛做了惡夢。

雖然不想收拾，但這份工作總得有人要處理，總不能現在叫書記官從偵查庭上來替自己整卷吧，他可不像某人爛到恣意奴役書記官的德行。

花了幾分鐘收拾，宋清雨法袍下的襯衫再度濕了一片，他瞥見走道旁整理儀容用的大鏡子映出他滿頭亂髮，心想著：「當初發誓不結案就不理髮，如今頭髮長度已經快能紮起馬尾呢。希望老婆還會喜歡我的雅痞髮型。」

和書記官約好的開庭時間早已遲延，雖然沒人催他，不過宋清雨仍急忙離開辦公室，三步併作兩步地想一口氣從四樓衝到一樓的內勤偵查庭。

貳、開庭

樓梯平台間橘色燈泡年久失修，夜間的亮度宛如燭光，宋清雨通過時映在牆上的影子宛如鬼魅—這棟辦公大樓謠傳通往偵查庭樓梯間有女鬼的靈異故事突然在心头盤旋。

也許是剛剛做那個惡夢的緣故，宋清雨沒來由地打了個冷顫，但他想起自己該是



正義的代表，一身正氣的檢察官不該懼怕這種無稽之談。

於是他想起那件老鼠會案件的調查重點，短短幾秒後那些靈異傳聞早已拋之腦後，不過破案的責任感也接踵而來，更別提越接近內勤偵查庭時的開庭壓力是怎樣急速攀升。

但為了早點回家陪老婆，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

剛推開偵查庭後門，屋內原本歡樂的聊天聲音頓時中斷並回歸沈靜。

「怎麼啦，你們聊得這麼開心，看我進來就不敢聊啦？」宋清雨拉開偵查庭椅子坐下，隨口詢問身旁的書記官呂心欣。

「我們只是在閒聊晚上的案件都送來了，依宋檢你的問案效率，一定很快就能結束讓大家休息了。」呂心欣一臉高興的說著，臉上充滿了為了迎接週末夜下班狂歡的備戰氣勢。

「是啊宋檢，剛剛我已經打電話問過轄區分局了，今晚就剩這 10 件案子了。」坐在偵查庭正門旁的法警賴毅宏機靈回報，期待下班的心情一望即知。

「這麼想下班啊，我記得你們兩個前陣子還誇口說過要為國家犧牲奉獻、當個隱身於黑夜維護司法的騎士，現在都拋之腦後啦？」

「拜託宋檢，《黑暗騎士》都下檔多久了。」

年紀快逼近三十大關的呂心欣是著名法律學系的高材生，宋清雨還記得剛分發時她曾自嘲暫時當書記官只是暫時的跳板，最終目的還是得往上考到司法官。

但這陣子因為天天配合宋清雨處理專案，無法照顧她自豪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聽她說每天一回家，只想拿起鯊魚夾盤起頭髮後好好休息追韓劇和大啖美食。

至於賴毅宏也不遑多讓，同樣是法律系畢業的他也曾有過力爭上游的司法官之夢，

但經歷前年結婚、去年喜獲麟兒的兩件大事後，他的生活重心早已漸漸專注於家庭生活。

宋清雨這時心想著，是不是這份工作的壓力實在過於龐大，超出他們原本當年求學時的預期，以致於在平日勞心勞力的工作後只想追求一份平凡又簡單的幸福？

那自己呢？

內心身處自己肯定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凡人，但發誓破案而蓄的一頭亂髮在在提醒自己應該替無辜受害者伸張正義，自己的幸福應該屈居人生第二目標，這個想法真的是正確嗎？

「宋檢，你人還好吧？」呂心欣看到宋清雨坐著發呆，忍不住出言關心。

「喔喔沒事，只是一時恍神，我們準備開庭吧。小賴，按順序帶第一件被告進來吧。」

「沒問題。」賴毅宏隨即起身走出偵查庭，準備將今晚在候訊室等候訊問的被告們一一帶進來。

趁著法警帶人進來的空檔，宋清雨快速翻閱桌面上堆積成小山的移送卷宗，分別是五件酒後駕車、四件施用毒品以及一件執行科通緝的案件，看來有機會在一小時內開庭訊問完畢。

畢竟是內勤的例行性案件，宋清雨只花幾十秒時間瀏覽移送資料就大致掌握每個案件的重點。他才剛放下最後一宗卷，法警賴毅宏就帶著第一件被告走入偵查庭。

一位年過四十、滿臉滄桑的中年男子被帶進偵查庭，從他被太陽曬到偏暗古銅的膚色以及各處沾滿油漆的破牛仔褲來看，對方顯然是出賣勞力換取微薄薪資的體力工。雙手被銬上手銬的他顯得有些狼狽，他臉上夾帶著愧疚與無奈的情緒。

「被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還有聯絡電話？」



「報告法官大人，我叫李有田，生日是民國…，大人啊，我是真的沒有喝酒！我是冤枉的！」

李有田以不甚清晰的臺灣國語一一回答的同時還不忘喊冤，宋清雨只得耐心安撫他先回答，呂欣欣才逐一將資料鍵入筆錄。

宋清雨諭知被告幾項法律規定的權利如罪名、得保持緘默以及可請求調查對自己有利的事證，另外還得告知他有選任辯護人的權利。

由於新法修正的緣故，現在還得詢問被告是否認為警方非法逮捕，並有聲請提審的權利。雖然說提審法的增訂是為了保障民眾免受公權力非法逮捕，但平時值班遇到絕大部分的案件都不會有違法逮捕的問題，卻還得多花心思說明此點，這讓宋清雨內心隱約有種白費力氣的感覺。

但是他明白程序合法才是實踐正義的基石，理當費心遵守。

好不容易熬過了前面的權力諭知步驟，宋清雨接著訊問關於這次酒後駕車涉犯公共危險罪的細節，但內容不外乎何時何地飲酒、飲用哪種酒類、喝完酒後何時騎車或開車上路，酒測數值是否超過 0.25 毫升，還有最重要的訊問被告是否承認涉犯公共危險罪嫌。

其實這些資訊在警方的移送書上早已載明，但因為修法提高酒駕刑度的關係，幾年前警方不必特地解送到地檢署的酒駕案件，現在卻成為了每日內勤值班的重大案源之一。

「法官大人，我真的沒有喝酒啊，我只是下工後和朋友一起吃薑母鴨，你一定要相信我！」

「好好好…首先呢我是檢察官不是法官，再來我問你，薑母鴨裡面有沒有加米酒？有嘛，你自己都點頭了對不對，你吃了加米酒的薑母鴨然後再騎車上路，這樣就算是酒後駕車啊，更何況你說說看你的酒測數值多少？」



「好像是 0.67…」

「0.67，這數值很高了好嗎。酒精濃度這麼高又騎車上路已經很危險了，今天是你運氣好沒撞到別人或自撞受傷，不然你恐怕還會更麻煩呢。」對於被告東拉西扯想撇清責任，宋清雨忍不住開口大聲斥責，這下罵得被告是啞口無言。

「是否承認酒後駕車罪嫌？」

「承認，請問法官大…啊不是…檢察官大人，我這條會被判多久，能不能請你判輕一點啊，我家裡面還有好幾個家人要靠我養。」

「這要看法官怎麼判了，你之後再等法院的通知書吧。筆錄印出來簽完名就可以回去了。」

宋清雨對於被告在偵查庭內懇求輕判的行為早已屢見不鮮，剛分發時他真的憐憫起這些可憐被告的際遇，但當他工作越久越了解到有些慣犯總是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他們只看當下自身的利益，卻完全不重視其他人的權益，久而久之宋清雨也就不再濫用同情心了。

再問完最後一句話的同時，呂心欣俐落地打完內容並按下列印鍵，賴毅宏早已在印表機前等待機器吐出仍有餘溫的筆錄，等被告在筆錄上簽名後，賴毅宏便主動將人犯帶離偵查庭，三人算默契良好的迅速解決掉今晚第一件案子。

「呼，解決一件，還剩下九件。」

「就靠妳如演奏進行曲般的打字速度啦！」

「哈，這還用說嗎。」呂心欣雙手併攏伸了個懶腰，接著像是在催餐似地以手指敲打桌面，「第二件被告快點進來啊，我想趕快回家。」

偵查庭大門再次開啟的瞬間，呂心欣早已蓄勢待發的按下錄音鍵後開啟本案的紀錄時光。



「被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還有聯絡電話？」

「啊…我是…是陳李淑美。」

「許志彬。」

「我叫涂嘉禾。」

「大家都叫我阿智啦。」

今夜內勤的酒駕案件的被告依舊有男有女，老少兼具，有的人臉色猙獰不滿，有的人臉上畏畏縮縮、滿是丟臉擔心的驚惶。所幸今夜沒有借酒鬧事的咆哮醉漢，宋清雨並不介意硬碰硬好好教訓這種被告，只是今夜他真的累到沒那個心思跟這類蠻橫不講理的被告周旋了。

「何時何地飲酒？酒測濃度多少？是否認罪？」

「認罪。」

「認就認。」

「我知道錯了，可以不要處罰我嗎？」

「啊我就什麼都不知道啊…」

宋清雨曾和呂心欣私下閒聊過，其實每次內勤開庭時遇到的每位報告，都像是和他們共同演一齣短劇，有些劇本像莒光園地那般教條性的簡單又無趣，有時則會遇到八點檔痛哭拖戲舞台劇，偶爾也有辯護人為求表現給當事人看、盡力表演但實際上是跑錯棚的法庭攻防戲。

現實人生中的喜怒哀樂、人情冷暖常常就在這短暫的五到十分鐘內上演，司訓所的導師上課時曾告誡過學生們不要入戲太深—內勤就只是內勤—只是初步處理警方當

天送來案件的流程而已。

「耶嘿，酒駕案子都開完了，只剩下毒品和一件執行案件了。」呂心欣一邊把剛印出來的筆錄紙夾在移送書裡一邊歡呼著。

「別收這麼快，這幾件酒駕案件我等等要做『速偵』。」

「唉呦，今晚是周五耶，宋檢你可不可以不要弄速偵啊。」

對於呂心欣的抱怨，宋清雨只是一笑置之沒多做解釋，而呂心欣當然也不可能陽奉陰違的抗命，她只好嘟著嘴做為最後的反抗。

宋清雨看了看智慧型手機一眼，只花了二十分鐘就開完五件酒駕案件，開庭速度應該還算可以。但是老婆大人又用 LINE 傳了好幾次抱怨的訊息，看來下班後勢必得繞去夜市買消夜作為賠禮了。

聽到開門聲響，宋清雨急忙將手機擺回桌上，他強迫自己把心思放在當前內勤值班的偵查程序。

「被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還有聯絡電話？」

依程序確認被告年籍資料後，宋清雨翻著卷宗再次確認這件施用毒品案件的重點，不過他心想著：尿液檢驗報告還沒出來前，根本就沒什麼重點可言。

「我叫許寶鈞。」

宋清雨依照移送書的資料一一詢問被告施用毒品的時間、地點和施用方式，而許寶鈞也逐條照實回答。

他一邊問話一邊看著對方一還算健壯的身材及面孔一吸食毒品的時間應該還不算太久，人生應該還有重來的機會。



然而移送書附隨的前科卻提醒宋清雨關於被告多次施用毒品而進出警局的事實，看著對方誠摯反悔的表情，宋清雨的內心忍不住猜想如果他被放出去後，真心悔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

但他隨即回復開庭時的平常心，不論悔改與否，終究得看被告他自己是否真心痛定思痛而改過向善。

身為內勤檢察官只要初步處理今夜移送來的相關程序即可，被告的人生終究是他自己的，不會因為檢察官過於氾濫的同情抑或鐵面無私的懲處，就讓他的人生從此改頭換面。

「…是否承認施用第二級毒品？」

「承認。」被告有氣無力地回答著。

「簽名後就可以回去了。」宋清雨判斷本件只是單純施用毒品案件，若沒有涉及販賣毒品或其他犯罪嫌疑，根本不用向法院聲請羈押，也不必讓被告交保—畢竟有少部分被告可能因為交保出去後缺錢花用，又笨到跑去行竊或向家人要錢，根本徒增困擾。

宋清雨心想著：案子實在太多了，能簡單處理的事情何必用牛刀。

「下一件毒品。」

「下一件毒品。」

「下一件毒品。」

也差不多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處理完所有的毒品案件，候訊的牢籠內只剩下最後一個人犯了，呂心欣和賴毅宏兩人臉上已是抱著收尾的心態來迎接最後一個案子。

「趕快把最後一件案子開一開我們就收工吧，毅宏，下一件。」

「了解。」

最後一個案子再單純不過了，被告因肇事逃逸的案件被法院判了四個月的有期徒刑，其實算不上麼大案子，只是被告遲遲沒有來地檢署的執行科報到或請求易科罰金，最後就依法通緝請警方協尋。

「這個被告有錢繳嗎？」

「報告宋檢，我已經先請毅宏問過了，對方沒錢繳，今天一定要送台北看守所執行。」

呂心欣話才剛說完，被告杜鈞旺已被帶入偵查庭。

待核對被告年籍無誤後，宋清雨單刀直入地訊問：「今日有沒有辦法易科罰金？」

杜鈞旺是個挺著一個啤酒肚，看似歷盡滄桑的六十歲男子，他以上了手銬的雙手拜求宋清雨說：「檢察官大人，我現在真的沒有錢可以繳，但我還有一個家要養，請檢察官讓我先回去，日後再跟執行科申請易科罰金好嗎？拜託拜託。」

「今日送執行，是否了解？」

「檢察官，真的不要這樣子啦，我上還有年近八十的老父親要養，底下也有一個殘障的兒子要照顧，檢察官，算我求你啦。」杜鈞旺話一說完，雙膝立刻下跪懇求。

宋清雨指示賴毅宏將人扶起來，接著不帶感情的說：「你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找執行科的書記官聲請易科罰金，不是法律不近人情、不給你機會，而是當你率先犯錯被法院判刑，接著又不肯切實面對自己的責任，現在你再怎麼哭求也是沒用的。」

「檢察官大人，我真的給你拜託啦，這樣我的工作會沒有啊。」

「你今天一定要送執行，之後你要聲請易科罰金就到看守所內再聲請。」宋清雨頓了頓語氣，接著以較為平和的語氣說：「你的家人如果真的有需要照顧，我們目前能做



的事情就是請社會局介入照顧，社會局之後會做評估處理，這樣可以嗎？」

「免啦，免啦！」杜鈞旺見求情無效，整個人抓狂似地大吼著，面紅耳赤的他怒罵著：「法律根本就是逼死我們窮老百姓，司法不公啊！」

杜鈞旺雖然還想罵下去，卻已經被賴毅宏叫進來支援的法警給帶回候訊室了。

賴毅宏控制住場面後，向宋清雨報告到：「宋檢，既然內勤開完了，那我們囚車就先出發了。」

宋清雨體恤回應：「沒問題，你們早點出發也可以早點休息，就先離開吧。」

「謝謝檢座。」

法警的工作並非開完庭就結束，他們除了得先押送大型囚車將待執行的人犯送到台北看守所以外，回來之後還得在法警室值班，雖說內勤結束後已無重大事件要處理，只不過打地鋪總是沒辦法充分休息。更別提偶爾會有突發狀況得處理，這也是為什麼法警都希望能早一刻將人犯送走了。

「唉，司法無情啊。」

「宋檢，你該不會真的相信這種被告講的推託之詞吧？」

「他說的有可能是真也有可能是假的，但不論真假，依職權我無法徇私將他放走啊，有些人只考慮到他自身可憐，但卻沒想到他當初肇事逃逸時受害者孤立無援的感受又是如何。」

「對嘛，這種人最差勁了。」

宋清雨拿起五件酒駕的移送書，露出輕鬆的笑臉指示呂心欣：「這五件我先拿去寫速偵啦，但你該通報社會局的還是得通報啊。」

「唉呦…我做總可以了吧。」

「哈哈，趕快處理好就能趕快回家啦，我十五分鐘後把卷拿給妳處理。」

「十五分鐘太久了啦。」呂心欣一邊跟上宋清雨上樓的腳步，一邊抱怨道：「宋檢我拜託你以後晚上不要弄速偵啦，我這樣還得等你弄好我才能整卷耶。萬一我搭不到最後一班公車怎麼辦？」

「好好好，我下不為例。」

參、插曲

依規定，經內勤初步訊問過的案件還得經過署內分案室重新分配給各股才能結案，不過像酒駕這類比較簡單的案子，既然不必之後再開庭傳喚被告說明，當天承辦的檢察官可以選擇以「速偵」方式將該案收為本股承辦，並在當天立刻撰寫結案書類後結案。

回到四樓辦公室的宋清雨正敲打著電腦鍵盤撰寫書類，因為有例稿可以套用的緣故，要瞬間寫出五個案子的結案書類並不算困難，他把最後一份書類寫好並列印出來，牆上時鐘還不到十點。

當宋清雨正準備傳訊息向老婆大人回報，桌角的內線分機冷不防響了起來，他有種不好的預感，卻依舊無所畏懼地接起了話筒。

「唉呦宋檢，汐止分局莫名其妙又說要送一個案子進來。之前法警室打電話去問明明就說沒案子了，現在又突然生一件出來，煩耶。」

宋清雨心想：內勤總是會有意外插曲的，這只是機率問題。他嘆了口氣，隨即問道：「他們有沒有說幾點送來？」

「宋檢，李偵查佐現在就在線上待命，我剛剛問他是說會很快就送來。」呂心欣不滿的情緒從話筒中一聽便知。



「好吧，你把電話轉過來讓我聽。」

電話甫掛斷，一個夾雜南部口音的男聲便從話筒中傳來：「宋檢，我是汐止分局的李源偵查佐，宋檢真的拍謝啦，不好意思有個案子今晚真的想送過去。」

宋清雨搔了搔凌亂的長髮，他記得汐止李源這個偵查佐，李源雖然辦事能力普普，但頗會揣摩上意。

地檢署雖然表面上是二十四小時無休的接受轄區分局移送進來的案件，偶爾則有轄區外的案件送進來，不過既然是人就會疲累，相對也需要時間休息，所以私底下檢警雙方有個潛規則，通常在晚上九點過後是最後一次聯繫並移送案子，除非轄區臨時發生重大案件，否則通常不會打破這個慣例。

宋清雨頗感好奇的詢問：「李偵查佐，是什麼案子這麼急著移送？是殺人還搶劫？」

「啊不是…那個檢座，是…是酒駕的車禍案件。」李源電話中明顯帶著惶恐，深怕挨罵的他立刻接著說：「雖然是 8 點才發生的案件，但是這位被告在分局內一直喊著要離開，他強烈要求要不就趕快移送地檢署，不然就得還他人身自由，否則他就要找記者或議員來處理。檢座，真的不好意思啊。」

宋清雨在心中感嘆著：曾幾何時司法業務也扭曲成服務業啦，既怕記者又怕議員，搞得一副我們看人臉色吃飯而非依法處理業務。

「我了解了，畢竟現在是人權意識高漲的年代，你們就趕快把被告送過來吧。」

「是，謝謝檢座，我們絕對飛奔趕到。」

「注意安全，我可不希望你們出車禍害我又多個案子。」

掛上電話後，宋清雨拿起手機傳了一小段關心的話語給老婆，但對方沒有讀取的跡象，他憂心地打了電話過去但依舊無人接聽，宋清雨掛上電話時瞥見櫃子內成堆的卷宗，心中希望老婆只是嘔氣跑去睡覺了。

十點二十分剛過，法警室就打電話通報汐止分局的警車將被告送來。

宋清雨懷疑究竟是他們辦事效率極高，抑或打從一開始就決定先斬後奏，才能如此迅速將被告送來。

但現在探究原因毫無幫助，最要緊的還是趕快結束今晚值班以免夜長夢多，在宋清雨一聲令下，所有相關人員連同移送卷證都火速趕往內勤偵查庭準備。

當宋清雨坐定位後，他發現呂心欣早已將開庭前所需要的例稿準備好，筆錄的完成度幾乎只差被告承認後的簽名。

他雖有些不滿呂心欣過於超越他本身當庭繕打的職責，不過轉念一想，都準備要收工才臨時插入一件簡單案件，事先把警方移送書的內容打進筆錄也算是權宜之舉。

他翻開警方移送書的第一頁，同時訊問台下被告許銘煌的人別資料。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這世上多得是面惡心善的好人，而眼前所見許銘煌身穿深灰色 POLO 衫與略有皺褶的西裝褲，從穿著打扮到散發的氣質都像是路上隨處可見的普通中年男子。

然而移送書中所附的前科資料卻是他至今切切實實的犯罪紀錄，從他未成年起就開始一連串傷害和毀損名譽的紀錄，顯示了他年輕時的血氣方剛。

「許先生，年輕時很衝動喔？我看你有不少跟人家口角和鬥毆的紀錄…」

「金架歹勢啦，我年輕時就咯衝動。」

「聽說你在警局想要找議員？所以你的靠山很硬是吧。」

「不是啦檢察官大人，我其實齣只是想趕快回家，我出門是要幫朋友買粥當晚餐，想說之前才喝了一點酒應該沒關係，我怎麼會知道就不小心就 A 到前車，啊我齣…」



「好了好了，先別急著解釋長篇大論，我問什麼你回答，最後會給你一個補充說明的機會。」

許銘煌三十歲過後的前科則是詐欺、侵占或背信罪輪流交替，有一、兩件被起訴送審，但大部分都是不起訴處理，而最近一次犯罪紀錄則是對老婆家暴。宋清雨闖上前科資料並搖頭嘆了口氣。

「許先生，之前是做生意的嗎？」

「是啦…就到處跟人家合夥做點買賣、開開店這樣。」

「那現職是什麼？我看你之前被不少人告詐欺，是做生意失敗喔？」

原本還好端端的許銘煌被這麼一說，自覺遭到檢察官羞辱，立刻憤憤不平地拍桌道：「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跟我今天酒駕一點都沒關係。」

許銘煌突如其來的暴走讓呂欣欣嚇了一跳，而賴毅宏更是提高警覺喝斥對方注意態度。

「許先生，我也是態度很客氣地在問你啊，我剛剛也說過了你有保持緘默的權利，你不想回答可以保持沉默。」

許銘煌不置可否地哼了一聲，不過態度倒是冷靜了下來。

「你今天喝酒後從哪邊開車？去哪裡買粥啊？」

對於這個問題，許銘煌沉默了許久。呂欣欣原以為對方不願意回答，正準備在筆錄中鍵入被告沉默不語，沒想到他最後只簡短說：「…就路上開車開一開突然想說買晚餐，就開到汐止市區附近的夜市買粥。」

「那你買幾碗？是什麼口味啊？」

「這個我忘記了。」

「才不到幾小時前的事情你就忘記了？」警方移送書這次紀錄得挺詳細，許銘煌買了四大碗廣東粥和一小碗清粥，他說不記得顯然是在撒謊。

「這到底跟我酒駕有什麼關係啊！檢察官你可不可以趕快問一問放我回去？」

許銘煌語氣激動地反問宋清雨，雖然又及時被賴毅宏給制止住，只不過這次連賴毅宏和呂心欣都覺得宋清雨最後這件案子的問案方式有失常規，兩人交換眼神猜測宋清雨是否故意惡整被告。

「好好好，那你對於酒測值高於 0.25 毫升應該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承認酒駕。」

「許先生，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就好，」宋清雨臉上露出狡獪的微笑問道：「你是不是現在沒工作，所以就打女人出氣啊？」

「我家裡的事情你管這麼多幹什麼！我告訴你，不要以為你是檢察官就可以亂管別家裡的事情，你這根本…這根本…」許銘煌自覺又被羞辱而氣得面紅耳赤，而他似乎真的發怒到不知如何言語，最後根本只在嘴邊嘟囔著，又或者根本是在罵三字經。

「好，那就暫時問到這邊，許先生你可以開始打電話籌保證金，等等我們再開一次庭，金額我想應該就先抓個 20 萬吧。」宋清雨以愉悅的語氣宣布本案目前處理方向。

「什麼！」

不只許銘煌大吃一驚，就連書記官和法警也都暗自懷疑有沒有聽錯，但宋清雨依舊維持交保 20 萬這個想法，但又明白告知這不算批示內容。

「20 萬？我哪有這麼多錢？你根本是在惡整我，我告訴你、出去之後我一定要申訴你，你不要以為你是檢察官就了不起——」



「好啦好啦，檢察官都下決定了，你就先打電話找朋友或家人湊錢看看。」賴毅宏將持續叫罵的被告拉出偵查庭，才結束偵查庭內的騷動。

等到被告被帶走後，呂心欣不可置信的發問道：「20 萬，宋檢你是故意惡整他吧？一般犯酒駕的保證金根本不會開這麼高啊，而且幹嘛再多開一次庭啊，你這樣子也同時整到我跟法警還有收錢的錄事耶。」

「心欣，別急著對我發飆啊，反倒是你得再陪我運動一下、流流汗啦。」

「現在？」呂心欣以質疑的眼光看著宋清雨，她完全猜不透眼前的男人腦袋究竟在想什麼。

肆、思考

跑步機的滾輪隨著宋清雨的步伐快速轉動著，脫下法袍的宋清雨一下法庭就到辦公室外的公共活動空間練跑，已經持續十分鐘的有氧運動讓他的運動衫已是汗水淋漓。

在一旁坐著觀望的呂心欣雙手托腮，百般無聊地看著宋清雨慢跑，終於忍不住抱怨：「宋檢，你還要跑多久啊？」

「別急，再讓我腦袋思考一下吧。」

「你說思考、思考，但我真的不懂剛剛那個酒駕案件到底有什麼懸疑之處？你開個天價交保金故意讓被告保不出去，最後還不是要改批成其他處分，這樣做真的有意義嗎？」

搭檔多年，宋清雨聽出呂心欣話中有話的抱怨，他維持跑速的同時一邊解釋：「其實我這麼做只是想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宋檢，你是說交保的四小時嗎，不過你說還不算交保，所以時間可以拖更長。」

「沒錯，還有我剛剛交代讓法警注意的事情，妳提醒他們了吧？」

「早就打內線下去通知了，毅宏說他會紀錄劉銘煌是打給哪些朋友籌錢，還有萬一有人真的拿錢來，會留下對方的年籍資料。而且聽毅宏回報，劉銘煌是很認真打電話跟朋友湊錢啊，感覺他非常急著離開這裡。」

「很好。只是保險起見，我直覺上有點想知道誰想保他出去。」

「宋檢，你不是說要思考嗎？要不要趕快開始啊。不然我可要回去整卷了，我可不是開完庭就可以直接回家的。」呂心欣無聊地撥弄整疊的移送書，一心只想趕快把工作弄完。

宋清雨緩下速度，從快跑逐漸改為慢走，最後緩緩停下腳步後，兩手撐在跑步機握把上喘氣說：「也好，我們一起推敲解決掉我心中的疑點吧。」

「起初我也認為這是單純的酒駕案件，不過讓我產生疑惑地方是許銘煌在買粥這件事情故意說謊。」

「他只是說他忘記買了幾碗，這樣就引起你的懷疑？」

「一般來說幫人家買東西，也許會忘記口味或種類，但總不至於忘記數量吧。妳打字那時應該也有印象許銘煌針對買粥這件事情刻意停頓許久，最後又避重就輕以敷衍的說法回答。」

呂心欣點頭同意：「這麼說起來，宋檢你那時候問他從哪裡去哪裡買的，他真的是想了很久。」

「他很顯然是想避開這個話題，而我認為許銘煌避談是因為不想交代從哪裡出門，以及當時身邊有幾個人。」

「有道理耶。」呂心欣拍手同意，但隨即又想到一個問題：「宋檢，這樣一來就很奇怪啊，其實他隨便編個版本我們也無從證實，他何必這樣畫蛇添足。」



宋清雨聽完呂心欣的疑問，喃喃自語：「畫蛇添足…畫蛇添足，這不是被告隱瞞其他更重大犯行常做的蠢事嗎，這也是讓我起疑的點。」

「啊，宋檢我知道了，劉銘煌酒駕被抓之前一定跑去某個地方跟朋友聚在一起吸毒，他怕被發現多一條毒品罪，所以才避重就輕。」

「我覺得應該不是，妳看他的前科資料就知道了，他以前從沒吸毒過，不太可能突然改變犯罪模式。」

呂心欣趕緊翻開移送書查證，接著不服氣回應：「照宋檢你的說法，劉銘煌最常犯的是背信和詐欺，難不成他是改當詐騙集團車手？」

「其實我有懷疑過這點，只不過警方移送書中沒有找到類似存摺、金融卡或假公文這類車手常隨身攜帶的物品，所以不符合啊。他隨身物品中比較特別的只有四大碗一小碗的粥，這看起來也不太像詐騙集團會喜歡的食物。」

「那麼看來就只剩下家暴和傷害這兩種前科了，會跟這兩種前科有關嗎？」

「不過汐止分局今天沒通報什麼鬥毆事件或家暴事件啊，等等…家暴…該不會是調取票那件吧。」

呂心欣聽得一頭霧水，「宋檢，你是說晚上送來那件朋友通報失蹤，想調手機通聯定位那件嗎？」

「沒錯就是那件！妳還記得嗎，資料上是寫說越南籍配偶和一歲小孩不明原因失蹤，而且跟丈夫感情不睦，有沒有可能那兩個失蹤人口就是劉銘煌的老婆和小孩？」

呂心欣緊張地發問：「宋檢，你覺得這是一起綁架案件？」

「或許沒到這麼嚴重，但如果是真的，也差不多涉嫌妨害自由了。至於四大一小碗粥…扣掉劉銘煌和他的老婆、小孩，這麼算起來，也許劉銘煌有兩個朋友幫忙看著。」

「那我們要趕快著手調查啊。」

「說得對，希望只是我們亂猜猜錯，如果真的不幸料中，那我們就得請警方協助救人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電話給聲請調取票的老陳，我得要他趕緊查查幾件事情。」宋清雨嚴肅回答後，顧不得掛在一旁的法袍和襯衫，隨即跑回辦公室。

「宋檢你等等我啊。」呂心欣見狀只好將宋清雨遺忘的衣物連同所有卷宗一起拿走，快步跟上宋清雨緊接而來的調查節奏。

伍、結案

清晨五點鐘，辦公室內急促的電話聲讓差不多快入眠的宋清雨整個人醒了過來，他急忙接起電話，不出所料正是等待許久的那通好消息。

「報告宋檢，我們已經進入嫌犯許銘煌的家中，真的如宋檢所料，失蹤的那位越南籍外配和小孩就在那裡。而嫌犯的兩個朋友也乖乖就逮沒有反抗，整個搜索過程算是非常圓滿！」

「幹得好，老陳。」宋清雨鼓勵道：「那麼搜索後續該弄好的流程切記得處理好送回地檢署，可不要到時候被法院那邊挑剔。」

「是的檢座。」

掛上電話後，宋清雨以左手揉著太陽穴想紓解一夜未眠造成的頭痛，不過內心卻是滿滿踏實感。

昨晚察覺劉明煌涉嫌妨害自由的犯行後，為了符合緊急搜索的合法要件，檢警雙方可說是大費苦心。

宋清雨先以戶役政系統確認失蹤人口確實是劉明煌妻小後，接著又緊急查了好幾支電話的通聯，隨後呂心欣急忙連絡汐止分局，讓陳昌隆臨時組成一個專案小隊處理此案，所幸一夜奔波最後換來的是救援成功的完美結局。



宋清雨接著撥內線給呂心欣，電話接通後他疲倦的說：「心欣啊，案子搞定了，內勤總算結束了。」

「真的嗎，太好了宋檢。」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妳跟法警他們都辛苦一夜了，趕快回家休息吧。」

「不用你提醒我也想請假回家睡覺，呵呵。」呂心欣話鋒一轉，關心詢問：「對了宋檢，你應該也會休息一天吧？」

「不知道耶，這案子還有後續得處理，而且手中那件老鼠會案子我也還沒理出頭緒。」

呂心欣聽完狠狠大喊：「宋檢，趕快回家休息啦！堅守工作崗位是好事，不過人總是會累，絕對是需要休息的。再怎麼樣也想想你的老婆小孩吧。」

宋清雨沉默思考，最後緩緩道：「妳說得有道理，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下一班內勤處理吧，說實話我真的該好好休息了。」

掛上電話後，宋清雨又看了櫃子內的卷宗一眼，最後大力關上櫃子，然後心想：希望道歉消夜變成愛心早餐，老婆可以原諒我。

【完】